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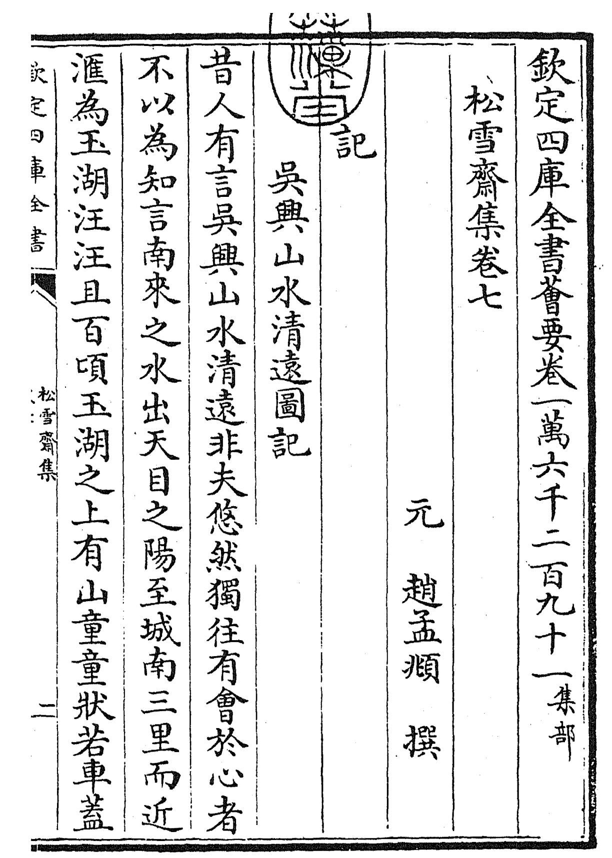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松雪齋集卷七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二百九十一 集部

松雪齋集卷七

元 趙孟頫 撰

記

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昔人有言吳興山水清遠非夫悠然獨往有會於心者不以為知言南來之水出天目之陽至城南三里而近滙為玉湖汪汪且百頃玉湖之上有山童童狀若車蓋

者曰車蓋山繇車蓋而西山益高曰道場自此以往奔
騰相屬弗可勝圖矣其北小山坦迤曰峴山山多石草
木踈瘦如牛毛諸山皆與水際路遶其麓遠望唯見草
樹緣之而已中湖巨石如積坡陀磊磈葭葦叢焉不以
水盈縮為高卑故曰浮玉浮玉之南兩小峰參差曰上
下釣魚山又南長山曰長超越湖而東與車蓋對峙者
曰上下河口山又東四小山銜視則散布不屬縱視則
聯若鱗比曰沈長曰西余曰蜀山曰烏山又東北曰毗

山遠樹微茫中突若覆釜玉湖之水北流入於城中合
茗水於城東北又北東入於震澤春秋佳日小舟泝流
城南衆山環周如翠玉琢削空浮水上與船低昂洞庭
諸山蒼然可見是其最清遠處耶

縮軒記

余與戴子遇於浙水之上相鄉而笑曰胡然而來乎於
是握手而語促膝而坐莫逆而相與為友其游從之樂
大暑金石焦草木枯大雨沾裳濡足而不以為困商論

辨析百反而不以為異已俄而戴子有歸志曰吾將歸乎四明之山遵海濵而處辟吾堂之南䨱名之曰縮軒子能記之否乎曰何哉子所謂縮者戴子曰甚矣吾之衰也吾畏人者也余仰而聽俯而惑曰人之生也必有憮然不足於中而後畏縮怯耎之心生今子貌枯而道腴家貧而德新人將畏子子何畏於人而何縮之云乎戴子曰向也吾睢睢而于于而無與居高吾冠博吾裾自以為讀先王之書出而用之上可以佐時下不失自

娱當是時志進而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吾閑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千歲之後人將謂我愚今吾往矣木石之與居而麋鹿之與羣而已耳且子獨不見夫魚與鳥乎山林之樂江湖之性雖有韶濩之音子都之姣一旦遇之飛者決起游者深潛矣憂患怵乎吾情而事物感乎吾心世且與我違矣而欲不縮得乎余喟而歎曰吾過矣子之言是也吾喻子志矣天下莫夭於盜跖而顏子為壽莫貧於齊景而伯夷為富

萬鍾之禄君子或以為不足衮衣之榮君子或以為辱世以為石君子以為玉由是言之則子所謂縮者豈非屈於一時而伸於後世者耶

默齋記

華陰楊君士桓名所居室曰默齋而屬余為記余嘗試為之説曰言者心之所發也人心之動必形於言故凡有動於中者雖欲不言言而欲不類不可得也故喜則言便怒則言躁悲則言慘憂則言蹇忿則言煩戲則言

甘氣直者剛以達謀深者險而詭德厚者簡而中資美者清而高峻者必暴而支者必疑此類之所可推而君子亦以是觀人焉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一言可以為榮一言可以為辱言固不可不慎也而亦不能無言也今子以默自銘豈遂欲無言乎夫陰者陽之基也靜者動之代也陰不極則陽不生靜不極不能以致動今夫雷霆之震驚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衆蝡動喘息有知無知之殊皆鼓舞動盪氣達而甲

坼其功若是然而至於秋冬之交則默然若無有者一或發聲則妖異隨之矣向使雷霆日日而鳴則吾見萬物英華將不斂英華之不斂則生意幾息又何望於遂其性哉君子之道或默或語陰陽之義也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老子曰大辯若訥是故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言也苟能默矣於言乎何有平居恂恂如不能言及夫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人無異辭此古所謂能默者也而非無言之謂也士桓其勉之哉

明肅樓記

至元十六年詔立後衛親軍都指揮司設使副簽事統選兵萬人車駕所至常從營白鴈口既成官有廨士有舍糗糧有倉金鼓有樓器械有局交易有市凡軍中之政畢舉營南迫信安河西臨滹沱白溝東與郎城蛤蜊港接越六年當至元廿一年秋大霖雨明年秋又雨羣川漫流營居水中士馬告病樞密院以聞得旨移稍西於是重作圓營去卑就高舍危即安衆心胥說不日成

之士强馬蕃視昔為雄由是開屯田千頃用其農隙以講武事無坐食倉廩之弊而有古者寓兵於農之遺意焉中營為樓凡數十楹懸金鼓以警士之視聽雄偉壯麗去地百尺憑闌遠望可盡數十百里之外歲時椎牛釃酒髙會饗士三令而五申之士皆不敢仰視坐作進退無不如法自衛帥以下咸請名斯樓而記之僕聞之古人有言曰兵政貴明軍令貴肅舍明與肅非政令之善者迺名之曰明肅而求集賢侍講學士宋公大書以

扃其顔方今天子聖明四海之内晏然無桴鼓之警宿衛之士皆安生樂業利其器械足其衣食春秋屬櫜鞬簡車馬從乘輿廵幸蒐獮出入神旂豹尾之間示不忘武備而已而諸公能於無事之時勤於軍政如此其所謂暇且整者耶夫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况入其營壘登斯樓見其行事者乎可以知一時將帥之賢矣抑又聞之古之謀帥者以説禮樂敦詩書為賢詩書禮樂疑若於將帥邈然不相及然欲使士卒皆有尊

君親上之心非是四者其孰與於此故因記斯樓之成而併書之以為諸君勉是役也諸帥既定議僉事劉公實董其事云

完州前進士題名記

古者鄉州黨遂皆有庠序以教學者其大夫長正亦皆其鄉之長老以帥其子弟故民之從之也易夫惟其從之也易則人才之衆多匪降自天亦人力之助也金自有國以至於亡僅百年然以文取士完州之境登進士

第者舉不乏人當金之時完未為州永平一縣而已夫一縣不為大也百年不為久也而士往往以儒科起家豈可謂非美哉劉君安仁完人也予往在江左識其人及予來燕謂予曰曩吾邦之美若是而今也則亡吾恥之思琢石大書鄉先生之以進士進者刻之學宮將使往者傳遠而不墜來者景慕而知勸且求余文為之記安仁斯言真仁人之言也古之鄉長老帥其子弟而教之其意亦若是而已自世俗觀之孰不以為迂踈不切

而安仁乃汲汲然若已有所未足而為之非知本乎夫
儒者之事通乎天人而接乎聖賢推而放之可以為邦
國之光卷而懐之猶不失為身修家齊之士可不務諸
於是探討故實自天會訖於正大得三十有六人併考
其官簿書而刻之凡兗州之士非其曽玄則其雲仍也
盍思勉於學以無負安仁之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又况以一州之庶豈無聞風而興起者哉安仁名
今掾中書省云

賢樂堂記

延祐四年月日詔作林園於大都健德門外以賜太保楚實勒且曰令可為朕春秋行幸駐蹕地有司受詔越月而成南瞻京闕雲氣鬱蔥北眺居庸峰巒崒嵂前包平原却倚絶𡶶山迴水縈誠畿甸之勝處也中園為堂構亭其前列樹花果松柏榆柳之屬不侈不隘克稱上意集賢大學士臣邦寧復請賜名其堂若亭乃命臣趙孟頫具名以聞於是請名其堂曰賢樂之堂孟子所謂賢

者而後樂此者也亭曰燕喜之亭詩所謂魯侯燕喜者也制曰可即日命昭文館大學士臣溥光書以賜之太保公復俾孟頫為之記以表上恩及名堂之意古者賢公卿大臣遭遇時君得志當世蓋亦有園池臺榭之觀非徒以適宴休縱逸遊而已將以散意息慮思其政求其道推其樂於天下以輔成其君也惟古之為園池臺榭也必以仁為之基義為之塗禮為之藩垣不言而信及於豚魚不動而澤被乎草木品物欣欣各得其所是

以居之而安遊之而適思之而得求之而合推其樂以及乎四海保其地可以傳乎子孫故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公以深忠碩德光輔聖明位列三公恩冠百辟而戰戰慄慄夙夜匪懈恒懼無以報聖天子之深恩近有詔進公太傅公俯伏力辭必得請而後已然後人始知有辭讓之風非賢乎況茲園池臺榭之為不作於已而受於天子且天子不以賜他臣而以賜公是天子以賢賞公而公以賢受賞君臣一德

相際如此必能推其樂保其地如古之賢者則魯侯燕喜之頌不得專美於前矣此名堂若亭之意而天下亦以此望於公也敢書以為記

大雄寺佛閣記

閼逢涒灘之歲春正月長興大雄寺僧道成使其徒得恩以書來謁曰大雄故陳之報德寺而今名則宋治平間所更也廣廷大殿規制偉傑殿北故有華嚴殿荒陋迫阨見者咸謂弗稱道成乃與居拱者謀即其地建佛

閣三十楹既成中置大像復作小像千翼之黄金莊嚴
勝相備具蓋裒人之施竭己之資崇積銖寸忍可誓願
歷一星周而僅有濟今拱既死而道成亦已老矣恐遂
泯泯無以示後人敢以記請予竊嘉其志乃為之記曰
天下之事類非苟且欲速者所能為也夫欲速則志不
達苟且則功易墮吾觀二子經營謀度忘十年之久而
以必成為期故能闢隘陋為高明化荆棘為岑樓繚以
朱闌覆以重檐然後視殿若廷始若無愧微夫二子堅

持之操勤篤之行弗遽弗撓安能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訖不違其志如此哉其視世之苟且欲速僥倖旦莫者所成就為何如是可書已按長興為陳高祖故里寺其宅也有檜在廷直殿之西偏邑長老言當時故物也蒼皮赤文破裂奇詭而茂悅之色千載不渝余故每至輒盤桓其下而不能去及登斯閣為之四顧山川寂寥萬象蒼茫古人遺跡皆已湮没無餘矣而此樹婆娑獨以浮屠氏故得全是豈偶然也哉則又為之咨嗟歎息而

不能已寺在唐會昌間甞廢至大中乃復又一百餘年當宋天聖三年寺僧志肇等始新作三門又二百缺十年而閣始建縣陳天嘉至於今其廢興大畧如此寺故無紀載故余併及之使來者有考焉

瑞州路北乾明寺記

瑞州城東北有山曰妙高登茲山者山川之高深樹木之陰森蓮花之敷芬禽鳥之翔吟凡一郡之勝萃於人目蓋俗氛所不能至而佛境之所融攝也在昔宋時祀

洪山靈峰尊者於其顛郡人禱焉雨暘弗愆而物無疵癘於是延乾明寺尼妙智俾主祠事智以苦行淨業檀施聿來因闢祠為寺而自別為北乾明焉仍乾明之名示不忘本而加北者以方所言也既乃度元勝永遠了敬紹勤為徒敬也勤也得智之道相與刻苦勵行拓故宏新而敬之徒法玉貴亨益思所以卒智之始圖乃搆堂以安清鉢築室以嚴淨居法堂西敞靈祠南啓佛天菩薩羅漢之像經律論教之藏各為大屋以覆之棟宇

之隆雕塑之巧繪畫之工黄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種
種莊嚴咸詣其極最後作堂於萬竹中以為宴坐之處
紫節相斑森然林立如植幢蓋風生而瑲琳鳴雨集而
鸞鶴舞見者驚喜至者忘歸其所成就如此而録教事
者方且以事撓之若不可朝夕居元貞二年了敬乃攜
其徒玉與享之建康求直其枉遂絶長江渡大河北走
京師行御史臺中丞張閭公宣政院參議廸延公引以
見大護國仁王寺展巴大師以其事上聞有旨護持禁

母擾其寺且賜了敬號圓覺大師已而皇太后妃子皆憐之賜衣與食又降懿旨以其寺充位下焚修道場度弟子出入宮掖得乘水驛往來大恩優渥可謂至矣山靈川祇亦大歡喜適中丞公行宣政院於杭敬與其徒自江右來謁公公示孟頫以事狀命為文記其始末乃叙其事以為記了敬宜以遭逢自慶益自砥礪究竟六度上報國恩其徒亦宜淑慎持戒精進不退以成敬之志則庶幾無負國家崇重之意未幾中丞公拜中書左

丞將行以一大藏經與之使迎至乾明有以見中丞公之能施而二三比丘尼其道有足以動王公大人者皆可書也自智之建寺其法蓋甲乙相傳云

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

九宮之山真人居之其山之高去地且四十里殆與人境絕多壽木靈草幽花上藥蓊蔚霍靡蒙蘢曼延於其上清泠之泉噴薄飛流於其下蓋仙遊之館而棲真之地也自真人之居是山禱焉而雨暘時祈焉而年穀熟

故宋人築宮而嚴事之其事則司業易公之記可考矣
巳未江上之役兵既解而宮毀於盜冲隐大師封君大
本與其徒思復於古昔拾瓦礫除蓁莽度材鳩工作而
新之迺作妙應之殿殿西南鄉為淵靜之居東為方丈
殿南為天光之堂其上曰朝元之閣閣西龍神殿東為
藏室皆南鄉閣之南為仙遊之殿又南為通明之殿殿
西為西廡廡西為道院其東亦為廡東廡之東為齋廚
倉廩廡南為天聲之樓縣大鐘其上樓東西面又為道

院庭西東面為朝真之館中庭為虛皇之壇壇南為碑亭亭南為三門門東為化士之局西亦如之三門之南為華表其東西皆屬以周廊門南為壺天之亭又南為天上九宮之門合數百間皆雄傑壯麗儼若清都縹緲靚深疑出塵境雖仙靈之宅陰有相者亦不可謂非人力之極致也當封君時則有若某某同其勞封君既老戴君繼之最後得法師羅君希往某某成其終繇封君以來歷年三十更有道之士十數然後毀者復完廢者

復興甲者崇之缺者增之百神之象祭酒之器養生之田鼓鐘幕帟供張之具視昔有加焉豈非難哉至元丁亥孟𩔰奉詔赴闕始識法師羅君於京師而又與予同邸舍居久之以記為請不得辭乃敘其事而記之然余於此重有感焉使世之儒者不廢先儒之說以正誼明道為心令議者不得以迂闊非之則斯文當日新庠序當日興子衿之刺不作矣豈惟是哉使天下之人農工商賈皆不墜其先人之業各善其事則家日以益富生

日以益厚安有壞家毀屋者哉余於此重有感焉故併書使刻之石後之人其尚思余言毋俾其成之難者敗於易也今天子崇信道德凡茲山之田皆已復其租矣衣食於山中者盍亦思庶人帥子若弟終歲勤動以供賦役而吾乃得優游消揺茹蔬飲水以自樂其道宜何以報帝力哉羅君方以道術受知聖明其必有以也

南溼道院記

淛右之地水居十七其勢汪洋沮洳往往而是水行之

道可以通舟楫土人謂之為涇嘉興城西南五十里而遠曰秀涇有張氏者居其地德祐之末燬於兵火張君全真迺改築於秀涇之南所謂南涇者也既而其妻死不復娶闢以為道院脫儒冠著道士服翛然獨處以頤性養神為事凡田疇所入悉以供土木工估中為殿堂祠玄武神其背為延真之閣講道之堂其左右為栖士之舍其陽為迎仙之橋放生之池因池為堤列樹松柏梅竹又南數十百步有大樸數百年物作菴其下曰樸

菴陂塘環縈林木蔽翳境物潔盛清人心目故遊方之士樂其處而多至焉蓋經始於至元丙戌歷十有餘年而後成亦勤矣哉人之生也自非聖賢莫不有所役或役於名或役於利大有所求則大役小有所求則小役總總如也割去世累優游恬澹以求自適雖未為無所求其視汲汲於名若利匍匐顛仆於汙穢之塗規毛髮衣食以嫗喣妻子相去豈不遠哉初松江修竹胡氏事玄武甚嚴其家火而神像儼然獨存張君迎歸構殿以祠

之上梁之日雨幾不克建張君禱焉俄有白鶴廿八從東北來翺翔其上良久西南去雨隨已而大雨於西南三里之外何其異也上强山僧靖達從吾遊道張君之為人且道其意乞文記其始末故表其言以為記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按吳興志管夷吾之後有避地於此者人因名其地曰樓賢今烏程棲賢山是也其裔散處郡邑迄於今不絶吾妻仲姬所自出也仲姬名道昇父諱伸字直夫倜儻

尚義晚節益自憙鄉里稱之曰管公無丈夫子仲姬特所鍾愛至元廿六年歸於我皇慶元年以余官二品封吳興郡夫人夏五月賜告還家間謂余曰道昇先人沒而無後禮婦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公歲時奉嘗缺焉此不能不重哀思者每一念之未嘗不涕横集而心欲折也幸先人敝廬無恙意即是建祠俾方外士為之嚴事庶乎少紓予哀而其為久遠計也似亦可哉吾咨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用其言為卜

相其宜剏樓三間以祠公及公之配周凡材竹甓石悉
撤其舊而壹新之既成使道士掌之扁曰孝思道院又
買腴田三十畝以供祭祀且足其食予時與仲姬往造
其間祭饗從里俗亦足以少慰公之靈營也哉書事於
石尚俾我後人勿替夫人之志云

碑銘

大元勑賜故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
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贈推忠佐理翊亮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
定全公神道碑銘

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畧定西北諸國回鶻最强最先附遂詔其主亦都護第五子與諸皇子約為兄弟寵異冠諸國自是有一材一藝者畢效於朝至元大德間在位之臣非有攻城野戰之功斬將搴旗之勇而道包儒釋學究天人寄天子之腹心繫生民之休戚者惟趙國文定而已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始行褒卹之典於是贈

公祖父官爵勲封越明年復賜碑墓道命臣孟頫為之文當世祖時公為平章政事臣為兵部郎中趨走省闥識公為舊丞言論政知公為詳敢不祗奉明詔公諱謌爾根薩里回鶻北庭人令所謂輝和爾也以父字為全氏曽祖諱齊齊克額納納琳妣克呼固實和琳祖諱阿勒台薩里贈保徳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端愍妣張氏追封趙國夫人父諱奇塔特薩里早受浮屠法於阜沁穆爾格博廸沙圓通辯悟當時咸

推讓之累贈純誠守正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趙國公謚通敏妣李氏累封趙國夫人初通敏公從

父自燕還北庭生公兄弟三人已而被名留妻子北庭

公兄弟稍長奉母東求其父歲餘至雲中得通敏公居

三年公從國師帕克巴學浮屠法不數月盡通其書旁

達諸國及漢語世祖知其才俾習漢文書頃之遂通諸

經史百家若陰陽歴數圖緯方技之説靡不精詣會國

師西還攜與俱歲餘乞歸省師送之曰以汝之學非為

我佛弟子者我敢受汝拜耶勉事聖君相泣而别比至
闕師已上書薦之裕宗得召入宿衛日以筆札侍左右
至元二十年冬有二僧西來見自言知天象上名通象
胥者數輩與語莫能解有托列者言公可使立召與語
僧乃屈謝不如上大悦明年夏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
御秋置集賢館命公領集賢公請以司徒實勒們領之
乃以公為中順大夫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明年夏
遷嘉議大夫明年春升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明年春

進崇德大夫尚書右丞並兼太史院事冬拜榮禄大夫
平章政事兼集賢大學士太史院使廿八年乞解機務
以為集賢大學士三十年加領太史院事自初授官至
是凡八遷並兼左侍儀奉御明年世祖登遐裕聖皇后
命公帥翰林集賢太常禮官備禮冊立成宗即皇帝位
明年春以翊戴功加守司徒大德三年復拜平章政事
十二年春成宗晏駕哀慟成疾秋八月十有七日薨於
天都發祥里第年六十三以是月某日葬城西南岡子

原通敏公兆次公開明廓深喜怒不形於色仁足以立政智足以周物明時務識大體初為世祖所知而勸以治天下必用儒術江南諸老臣及山林數澤有道藝之士皆宜招納以備選録於是置集賢院下求賢之詔遣使天下天下聞風而起至者悉命公館之禮意周洽皆喜過望其有不稱旨者亦請厚賚而遣之以勸來者而集賢長貳極一時名流盡公所薦用又請置國子監學官增博士弟子員優其廩旣學者益衆及尚書省立

僧格用事諂公貳政公固辭上怒不許僧格日横引用羣小以為腹心公彌縫其間小者損益大者力諫初猶信用久漸乖違又立徵理司徵責財利天下囹圄皆滿愁怨之聲載路會地震北京公極言地震職此之由上詔罷之盡以與民詔下之日京師民相慶市酒為空僧格益怒數奏公沮格及僧格敗公一無所汙然猶坐累籍沒僧格臨刑吏以公為詰僧格曰我惟不聽彼言以至於此上知公無罪詔還所籍財産裕聖皇后聞其廉

正賜以金帛辭又命所籍未盡還者還之又辭成宗即位賜楮幣二十萬緡逌受初成宗在潛世祖聖意已有所屬成宗屢遣使召公公託疾不往及成宗儲位既定索棋具於公公始一至其邸成宗曰人誰不求知於我汝獨不一來我非為棋具正欲一見汝耳汝可謂得大臣體矣元貞大德間得賜坐視諸侯王者才五六人公必與焉上嘗謂近臣曰若全平章者可謂全才矣於今殆無其比左右或呼其名上必怒責之曰汝何人敢稱

其名耶公歷事兩朝餘二十年通夕未嘗安寢或一夕至再三名日居禁中經綸天下之務雖妻子未嘗聞其所言每一政出一令下莫能知其自公也有譖公者公不辯而上亦不疑及公罷政有劉監丞者言公在太史多言災祥事預國休戚大不敬上大怒以為誹謗大臣當抵罪公頓首曰臣不佞賴陛下含容天地之恩也若欲寘劉罪臣恐無復為陛下言者上怒不已公力爭之乃得釋公所為類如此公平生雅好推轂士由公進者

凡數十百人位至公卿大夫者不可勝紀而未嘗有德色前後所賜金玉束帶裘服弓矢寶器常辭讓不敢當嗚呼若公者乃可謂大臣者矣公娶郜氏封趙國太夫人子男三曰耀珠資善大夫隆禧院使力學為政有父風曰玖珠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卒官曰邁珠早世女一適榮禄大夫徽政院副使伊遜孫男三曰布達達達哩捫孫女一銘曰

世祖制治三五同風立賢無方如湯執中惟文定公始

事裕宗戰戰兢兢夙夜在公名聞天子為天子使一話一言納民於軌既闢賢館亦集太史學究天人道通孔李保我皇極烝我髦士萬國熙熙衆生濟濟權臣怙勢羣小並起皎然芙蓉出於泥滓成宗當陽帝貽孫謀惟公佐之益闡大猷其心孔休其政孔修物無不周義無不由成宗賓天公亦長逝生死以之君臣之義斯民之悲哲人之淚竹帛煌煌千載無媿繼述濟美褒榮斯備刻辭豐碑用勸來裔

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禄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喀爾公碑

粤若稽古唐虞三代之時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臣明良相逢道同德一天為之清地為之寧四海晏然萬物咸遂是皆有以開乾坤之運鍾川岳之氣故能致雍熙之和立太平之基更數千載

其事紀於詩書不可誣也惟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躬神武之姿心仁厚之德混一區宇視民如傷中統至元之間民物熙熙知有生息之樂蓋將參堯舜而四三代時則有以道事君不詭不阿濟世於時殆若皐夔稷契伊傅周名之為者則魯國文貞公其人也公諱布呼密自祖父哈勒巴而上世為喀爾部大人哈勒巴事喀爾罕喀爾罕滅帥麾下適去太祖皇帝虜其全部以歸第十子雅克展年十餘歲分賜莊聖太后性恭謹善為

弓服事世祖皇帝不離左右配以高麗美人名長姫姓金氏生五子次二為公公㓜事裕廟於東宫閒因簡衛士子俾師賛善王恂恂從北征而太傅魏國許文正公衡為國子祭酒公時年十二眉目秀美進退詳雅已如成人父知其非常兒請於上欲教之讀書有旨入國子學師事許公性强記日頌千餘言有問必及綱領許公亟稱之謂公必大用於世名之曰時用字之曰用臣起家為利用少監出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尋陞

提刑按察使嘗使河東道遇飢民死徙相屬因便宜發廩所活數萬人歲旱行部所至輒雨入為吏工刑三部尚書僧格得政公數與之爭事於上前僧格怒切齒於公使西域賈人詐為訟寃者遺公美珠一篋公却之已而知其謀出於僧格因謝病免拜翰林學士承旨奉使燕南公弟伊埒薩巴與薩里等間劾奏僧格上怒捕繫僧格遣使者趣召公還入見語連日夜卒誅僧格僧格誅命公為丞相公讓太子詹事旺扎勒是時上春秋高

成宗將兵北方位號猶未正公謂相東宮舊臣則衆論自定國家自安矣上默然良久歎息言曰卿慮及此社稷之福也於是旺扎勒為丞相而公平章政事僧格時賣官高下有定價上自朝廷下至州縣綱紀大壞在官者以掊刻相尚民不堪命往往起為盜賊公與諸公謀議欲革僧格弊政首召用舊臣為僧格所斥逐者尤重文學知名之士使更相薦舉雖毫髮之善亦無所遺僧格之黨唯實都納蘇羅丹摩哩王濟等罪狀尤著則劾治而

誅之其餘隨才拔擢待之無間繇是人情翕然悅服每遣使必慎擇其人使還問之以所至長吏為政善惡之狀其自四方來者亦然參伍相驗無能欺者苟政績尤異輒上聞或賜璽書或賜衣物隨加遷擢故當是時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理陰陽調和年穀屢登庶民樂業海内大治世祖暮年以天下事屬之於公嘗謂公曰太祖有言國家之事譬右手執之復佐以左手猶恐失之今吾為右手左手非汝耶上每與公極論治道古今成

敗之理至忘寢食或危坐達旦謂公曰曩與許仲平論治仲平不及汝遠甚先許仲平有隱於朕耶抑汝之賢過於師耶公惶恐謝曰臣師見理甚明臣之所聞知何足以跂其萬一第臣師起於布衣君臣分嚴進見有時言不克究臣賴先臣之力陛下撫臣兄弟如家人兒子朝夕左右陛下又幸聽其言故得盡言至此上又嘗撫髀歎曰天既生汝為吾輔佐之臣何不前三二十年及吾未衰而用之也已而顧謂侍臣曰此吾子孫之福也

或上書謂征流求國及徵江南包銀有詔集百官議而行之公力請於上為寢其事公以朝廷庶政多仍襲前代第求詳於簿書稽古禮文之事顧缺而不講已奏得旨與文學之士共議定為規制使萬世可以循守用事之臣有不便者力加沮抑故其事中輟識者至今為恨大尉巴延受遺詔立成宗名公共定大計丞相欲入亦拒不納成宗立以公為先朝腹心之臣尤加禮重事有不可行公必侃侃正言援引古今復甚力上聞之悚然

雖已成命數奪而止公在中書同列頗嚴憚公或以私意干政公輒拒不從繇是深以為怨會公以疾在告上亦不豫久因搆公與丞相有隙出公為陝西省平章他日聖體稍安怪公不預奏事問知其故大怒責丞相以為欺立名公復入中書公體素弱至是氣羸益甚上以御史臺事簡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公已去朝廷之政稍紊於其舊久之丞相頗覺為同列所誤不得與公共事引咎自責流涕滿

襟未幾果以累聞於是朝廷益知公之賢公在御史臺監察御史及各道廉訪使者多擇士人為之患吏不知義理言通一經一史試吏及勸上降詔勉勵學校議行科舉所改苛法如按官吏犯贓子不得證父妻妾不得證夫主皆仁政之大者公慮旺扎勒之後大臣中無可繼之者乃薦達爾罕哈喇哈遜自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台拜丞相嚴重守正卒有功於社稷武宗出鎮北邊百官郊餞欲與公易所騎馬公謝不敢當第獻所騎馬明年

使者自塞上來賜公名鷹一蓋武宗已屬意於公矣公喜劑量人才聞人有善汲汲然求之唯恐不及今之朝士凡知名天下者皆其客也世祖知公之貧數厚賜公公悉以分昆弟故人之家無所遺餘子孫所仰唯第宅碾磨之類蓋賜物之不可分者公薨於大德四年缺月十七日年止四十又六天子震悼士大夫哭泣相弔是月廿七葬大都西四十里東安祖之原葬之日都城之民為之罷市公得君而不恃得人而不滿居高位而自

卑若不足天下視其身進退為朝堂重輕十年武宗追
念其忠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
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夫人寇氏王氏皆魯國夫人寇氏
前卒生子回今為淮西廉訪使王氏御史中丞薊國文
正公壽之女生子嚶今為集賢待制二夫人皆與公合
葬父官至衛率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晉國公
母晉國夫人祖父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河東郡公
祖母河東郡夫人世祖臨崩賜公璧一曰汝死持此來

見我故公之塋與璧俱葬君臣之義死生不渝如此銘曰
大哉有元皇皇世祖仁明而武以一天下天下既一帝賚良弼整我皇綱儀爾百辟於唯魯公百辟是儀篤學力行聖賢為師利用是監按察是司入長天官天官惟時迺董考工百工攸宜迺領司寇直哉無私爰陟辨章百揆咸叙無言不讐帝所倚注誅鋤惡草長養嘉穀晚領臺綱朝廷是肅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下毋證上風俗

益厚當是之時陰陽和平雨暘時若百穀熟成薄海内外於變時雍匪公則賢維帝任公昔在唐虞皐夔稷卨殷周之世伊旦孔碩公之事君動與道俱雖古名臣何以加諸帝將上天白壁是授公今雖沒在帝左右王城之西巍巍髙墳樹之松柏鬱然如雲盛德之源澤流子孫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程氏先塋之碑

至元二十四年孟竦自布衣蒙恩擢兵部郎中時員外

郎程君天錫實爲同僚以故知之爲詳君天姿樂易未嘗見愠色家既饒財好士而能施視人之急難若已處之有求者輒與無所靳其居官不避事與之處愈久而無怨古之所謂豈弟者君其近之孟頫自兵部遷直集賢君陞郎中孟頫既外補君乃閒居不復求仕進徜徉閭里間自樂而已元貞元年孟頫蒙恩召至都下見君顔貌如渥丹視在兵曹時不加老然後益知其所養者爲不淺淺也一日謂孟頫曰禹圭家世居蒲金末自蒲

來燕居燕者三世矣墳墓皆在燕自曾祖而上皆葬於蒲道里之遼遠譜諜之散亡葬於蒲者既已不可得而考矣既往者不可得而追矣而今而後不思所以傳久遠則葬於燕者又安能久不泯哉知我者莫如子圖所以傳久遠者莫如子之文子其為我圖所以傳久遠者孟頫識君且十年其交情如一日欲辭則不可乃按其行狀叙而銘之按程氏其先蒲州人世以農為業曾祖諱浩字浩然性機巧凡工事無所不解由是舍農而工

技藝之精出儕輩右年八十四卒妣羅氏祖考諱璋字彥玉資剛毅以倜儻見稱善商賈之事遂以致富當金之亡來居於燕程氏之居燕自彥玉始年八十三卒妣王氏考諱震字伯威仕聖朝為人匠打捕鷹房總管慨慷不拘小節既耄乃謝事年八十三卒妣路氏治家愿而有别年八十五卒歲庚戌總管府君卜新塋於故燕都陽春門外三里莊以葬祖考戊辰新作大都而塋域當御道是歲八月程君乃改卜於看舟造吉村之原自

曾祖而下三世皆從葬焉去古旣逺好名者衆爭取先
代賢臣名士高官大爵者冐以為其所自出不知誣其
祖之為過之大也程君獨不然書其行事務不失其實
亦可謂淳實不欺矣抑佘觀程氏累世壽皆至八十餘
至程君起家為郎光顯一時家事殷厚優游佚老年六
十餘若四十許人而二子又皆秀發足稱其家書曰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意其上世積徳之厚故天之報施若
是耶其餘慶葢未艾也君娶李氏大都人二子長曰昂

霄次曰冲霄銘曰

元貞元年乙未七月朔日作程氏先塋之銘維程氏家本農也居於蒲阪聖元割金爰徙鄃丘既富壽昌肴舟造吉實為燕程始祖之藏施於後人其子子孫孫世享之

郝氏先塋碑銘 元復初製序

芒芒往古得姓維均孰非積善而後克振郝氏之先出太昊世裔孫封殷以采為氏秦漢梁周咸有聞人至唐

益顯位於相臣金有宛平卓魯之化從金居汴入元從霸卒葬盧師爲燕始祖四子皆賢有孫孔武弼亮贊襄袞職是補慶延祖考大啟土宇土宇既啟再世維公孰匪象賢其先克封盧師之原山川之會何以樹之維松及檜曰昭曰穆叙葬於斯子子孫孫聿來孝思維孝維忠天監不遠我作銘詞百世其勸

松雪齋集卷七

松雪齋集卷八

元 趙孟頫 撰

碑銘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

中順大夫晉寧路治中楊侯既葬其曾祖以下三世於蔚州將立石墓左而蔚故不産佳石有告之者曰永寧口有石天成如龜趺高三尺廣四尺其長倍高侯輦致

之夜有大聲三若自龜出者又有告者曰去石龜三里許有石如碑高廣與龜稱復輦致之及門霾霧昏塞碑作大聲躍於地前行三十有二尺俟求余為文將刻諸石為余言如此余蓋疑之已而得蔚父老之言於宣德府者為之歎曰鬼神之相之也其有以哉於是復徵其行事得參知政事王公思廉所撰侯為平定知州時德政碑言賫歷本均課程收皮革輿碾磑省民錢五萬餘緡他善政甚多又得榆關岳蕃及同知武州事楊述所

爲碑文言侯引龍池以給安平溝刼湫以通亂柳導盤纒河以貫裴郈凡水之利無遺力焉而侯不憚胼手胝足躬事畚鍤以爲民倡故雖功大力鉅而成不踰時古所謂西門豹鄭國之流殆無以過之蓋侯性樸質强力絶人有可以利民者不啻若嗜欲使侯得居大官斯所建豈止於是哉宜鬼神報之以龜石云侯名贇蔚州人年十一給事馬驛馬肥好十六歲祖母代之還家爲農稍長右三部俾領三千人採木作大都城門時至元四

年也俄佩銀符見世祖皇帝於廣寒殿授蔚州採木同提舉十六年佩金符凡四為採木提舉由奉訓大夫改奉直大夫泰安州萊蕪等處鐵冶提舉尋知嵐州平定州皇太后幸五臺山以侯為中順大夫知宣德府仍領採木之役特賜鈔二千五百貫貂裘一至大二年除晉寧路治中今七十六矣上下馬如少年真奇士哉曾祖諱德清儒而不仕祖諱萬從太師國王為副元帥佩銀符父諱伯榮亦不仕葬以某年某月某日立石以某年

某月某日墓在蔚州麥子疃銘曰

至頑者石宴然無知無喙而鳴無脛而馳芒芒之中有物使之信哉楊侯言不吾欺興事利民甚於渴飢孰謂鬼神能報厥施彼牧民者鮮克是思剝下為利徼幸巳私天則不佑雖盛必墮於維楊侯先壟在茲若祖若考英靈攸綏有龜自至負是豐碑千有百年視此刻詩

趙君謙甫墓碣

趙君諱受益字謙甫祖諱友妣鄭氏考諱成妣郭氏由

祖以上世居清州西流河之南蔡家里金末貞祐中考逃難來濟南卒葬歴城西南龜山之下十里河之原故遂為郡人焉君自弱冠習文法書數任事不避繁劇當官者以為能吏省部八舉居會計之職未嘗不課最性慷慨倜儻不事覊束初吳人黄清卿在俘囚中君憐其才傾囊贖之以歸使子姪輩從學待以師禮黄一旦有南歸之思君厚贐之且令人送達其家爾後遊宦江左數年視他人所好子女玉帛棄若涕唾唯收書數千卷而

已觀斯二者可以知其為人至元癸巳四月二十六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娶宋氏濟南名族是歲七月十九日亦卒享年五十有七子二人伯曰元禎中曰元溥孫男二人曰芝曰蘭元禎等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君夫人於十里河之先塋禮也既葬元禎等介道士張君來謁請余文將刻石墓左以傳不朽余聞張君言元禎勤讀書元溥為吏廉謹鄉黨皆以為善人又嘉其勤勤懇懇有不死其先君之意風俗之衰久矣二子乃能

若是余何可固辭也哉嗚呼高官尊位未必皆賢卑位小官未必皆不肖若趙君者亦可謂非碌碌之士其不至於貴達則命也後之覽者以余言為信雖數千百載當勿毀焉

杜氏新塋之碑

杜氏之先曰唐相萊國成公如晦其賢天下莫不聞其言行官爵載在唐史雖不言可知也按公傳京兆杜陵人黃巢之亂子孫有自杜陵徙鳳翔者居鳳翔號縣歷

五季而宋而金其墳皆在虢其世次隱顯自曾祖而上
皆不可得而詳焉祖諱松金末仕為乾州節度使儀幹
雄偉以勇畧聞金亡與其子自虢徙汴自汴徙鎮又徙
燕遂留居之壬子歲十二月八日疾終享年七十祖妣
張氏先卒葬於虢繼室王氏後君一年卒考諱茂字光
祖張出也年十六以節度府君蔭入宿衛十八從父避
兵於燕險阻艱難中克盡孝道父喪哀麻薦奠皆有禮
人稱其孝不求仕進善治生遂致富饒節度府君之卒

以先塋之在虢也有歸葬之望故葬有闕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既而以居燕之久且去虢數千里顧終不能歸葬於虢乃卜地於燕都之南大興縣西宜遷村葬曾祖衣冠以為杜氏新塋杜氏之新塋自節度府君始實中統元年八月一日也祖妣張氏先葬虢至是復以衣冠與王氏合葬焉至元九年五月五日戊以疾卒年六十四娶完顏氏至元十九年十一月十日辛再娶王氏廿八年六月廿三日辛子男三人皆王出長曰大川字伯

林為人以義自處居家孝友嘗為河間西汲股鹽場管勾奉公盡職鹽司將舉之以母老固辭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九娶轉運使周君女事舅姑有道內外無間言良人卒誓不再嫁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卒二子曰大興字伯榮乞文於余者也曰守智字善父天資明敏方有志於善至元廿四年六月不幸早卒自考以下皆以昭穆葬新塋禮也元貞元年孟頫蒙恩召至都下耶律公希光為孟頫言吾同里有杜伯榮者重

厚縝密務實去華事父兄孝且弟篋中有劵約百紙皆其父以貲貸人者曰此吾父積德之惠何用徵為悉火之里中有貧者輒賑其乏壯未有室者輒助之娶至有藉杜氏餘力以致富者伯榮終不以為已德也事寡嫂甚謹數年足不升於堂春秋家燕見輒設拜或問之曰惟禮可以别男女吾兄既早世吾事吾嫂敢不敬者老欲聞有司乞旌表其門閭者伯榮止之曰此亦盡其在我者而已何必爾耶伯榮之為人如此一日與偕來謁

曰自先人卜新塋於都南大興生四十年雖歲時丘壟不敢廢祭掃之職而墓石未立恐久遂泯滅後嗣無以知先世所自出又無以尋祖考徙燕之所由來大興敢再拜以請幸夫子爲文以銘之余謝不敏大興請至再余既嘉其行義重以耶律公之命不復固辭乃因其行狀敘而銘之大興娶李氏有子曰銘慶以斯文名之也

銘曰

蕩蕩古今迭盛迭衰大賢之後亦或中微維杜成公作

相貞觀功業烜然唐史有傳厥後徙號自號祖燕豈祖是忘因時而遷燕山之居亦既三世宅兆既安昭穆曷紀其宅伊何宜遷之村其紀伊何自祖及孫自祖及孫富而有禮天福善人其昌其熾我作銘詩刻諸堅珉後嗣傳之千載不泯

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李公墓誌銘

公諱昱字仲明大原榆次人曽大父彦大父温父懋河東宣撫檢察使妣張氏繼室富察氏生三子公其伯也

自少小勤於問學尤有得於易既長從事行省郝公幕下戊午授公太原路鄂囉萬户中統庚申世祖聖徳神功文武皇帝即位公時扈從上都命公與近臣伊遜岱爾同管軍器監事至元丙寅伊遜岱爾行中書省於四川辟公行中書省員外郎時四川未全附公居幕府會金穀調軍食轉輸供給未嘗乏絶至於決策制勝公力居多壬申改授東川順慶等路宣課大使公長於規畫民不擾而事集甲戌行省拜公樞密副使行樞密院事分道

攻嘉定行省公曰大軍既出成都乃四川根本若守非
其人處有肘腋之虞僉以公為可任行省公笑曰吾意
正在此人於是以公為成都路防城總管通管軍民事
公鞠躬盡瘁知無不為民賴以安乙亥冬十二月二日
以疾卒於成都駟馬橋之寓舍嗚呼哀哉公生於某年
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八越五日殯於萬里橋之南羅
村公卒之前一日神色如平時忽名從行親友悉與訣
別衆皆驚曰公神氣强盛安得此不祥之語公曰死生

常事耳何諱耶呼諸子付以後事且戒之曰毋隨俗誼
譁毋厚葬具夜將半命其子侗讀大學中庸數過奄然
而逝時有鄉人王小五者自太原走蜀未至成都二百
里羅江縣北十里許道逢公北王素識公問公將安之
公曰吾往直北囑以家事甚悉王至成都詣家道所以
計日正公卒之日也時人咸驚以為神娶仇氏先公十
六年卒繼室韓氏後公十日卒皆母儀婦道見稱親黨
戊子七月二日始克歸葬於太原井谷村之先塋二夫

人祔殉以瓦器從治命也公豁達剛敏善謀斷有度量好賔客尚氣義字民以寛治軍以律理財以道既歿之後蜀人思之至今初公之從事行省郝公幕府郝公待公厚及郝公卒其幼子天挺甫數歲公曰吾有女年相若也他日當妻之中統癸亥公以事寓燕貽書家人曰郝公之子吾嘗許以長女妻之今其時矣當即成昏家人莫敢違人服其信義子男四人曰佐麓川路教授曰仔東莞鹽司管勾曰倜集賢侍讀學士曰佽龍興路富

州同知女三人孫男三人孫女九人既葬公之八年當元貞元年孟頫蒙恩召至闕下公叔子集賢學士倜以孟頫往年嘗為同僚語孟頫曰倜之先君既葬八年而墓銘未備倜為此懼敢狀其行事以請孟頫辭至再不獲敬叙而繫以銘銘曰

凜凜李公人中之英因時用武奮身成名給餉理財婉畫幕府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曽未半百遽爾隕傾豈伊松柏蒲柳同零天畀公才百未一試稍假以年何所不

至天既生之復遽奪之厥理茫昧所不可知公之英靈驚動行路死而不亡信哉斯語井谷之原是為公藏刻茲貞石俾後勿亡

大元故嘉議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姜公墓誌銘

公諱彧字文卿姓姜氏萊陽縣人自太公封於齊諸姜皆其後也曽祖而上譜諜已不可考祖諱某以財雄鄉里好周人之急偶歲凶作糜粥以食飢者頼以全活甚

衆里中稱為善人考諱椿質直尚志金末盜賊蠭起避
楊安兒亂來水寨依張侯以居娶臨邑魏氏生公時兵
後大疫因之饑饉死者相枕藉公隨考妣東西奔走若
有相之者竟免於難稍長從李雄飛學稟資穎悟出他
兒右日誦數百言過口不忘張侯來濟南披荆棘立官
府公因侍父至府幕幕僚魏君愛其才留之幕下積一
二年凡簿書會計之事問輒能答不差毫釐張侯賞異
之由府吏升充左右司知事屬大數户口俾公分領一

路訖事遷左右司郎中府中賴公裨益視他鎮常課最斷事官就遣公赴闕奏割陵州等五城俾張侯通行撫治從之還升参議府事中統三年公佐張侯之嗣入朝首言益都李璮反狀已露宜先發以制之未報明年李璮反諸郡素不為兵備璮引勁卒數萬長驅襲濟南據之公棄父母妻子脫身走從嗣侯招集散亡迎哈必齊王軍為收復計日夜親矢石築長圍環城璮不得出外又絶其援兵秋七月捕得反者言城中食且盡人將相

食時嗣侯被旨招安益都命公留後公料城下在旦夕
昏夜求見王計事言濟南城且破大王宜早定計命大
將分守城門勿令縱兵不然城中無噍類矣王曰汝解
陰陽耶公曰雖不深曉陰陽人事固可見也王曰子未
生先乞名邪有是耶公曰今城中無糧金城亦不能守
况先奉聖旨明言李璮一身造惡官吏百姓何辜若不
及今定計城破之日千軍萬馬中欲見大王豈可得耶
縱得見豈能細陳耶事無大於此亦無急於此者唯大

王留意王曰然詰旦會諸將議是夜五鼓將盡軍候報
城西門賊軍五六百人出降王上馬鳴金鼓親往諭之
皆解甲投器仗黎明南門東門俱降無慮五六千人公
又言乞勿縱兵王遂命大將分守東南西三門禁外軍
一人一騎無敢入城者城既降李璮自投水中不死捕
得斬之梟首軍門事遂定城中安堵如故嗣侯至自益
都以公功多奏於朝授大都督府參議會朝廷行遷轉
法授公知濵州濵民罹苛政久户口凋耗田萊多荒往

往為行營軍馬占為牧地懼不敢墾而有桑棗者又縱
羊馬踐食之殊不聊生公為申省差斷事官某分撥草
地民地封土為畔豪奪不得行縱軍馬擾民擇其尤不
法者杖數人民始得安設賞罰課民栽桑歲餘新桑遍
野人呼曰太守桑且歌曰田野桑麻一倍增昔無粗麻
今纊繒太守之德如景星未終任以事赴部其民扶老
攜幼遮道馬為之不行俄授東平路總管府判官至元
五年御史臺新立選才堪御史者公首在選中馳驛赴

闕御史大夫引見廣寒殿天顔喜賜食殿上拜治書侍御史剛稜疾惡不避權貴在任七年用御史大夫薦授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佩金虎符改信州路總管以疾不赴尋改陜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移河東山西道久之拜行臺御史中丞暴官汙吏聞風而革者甚衆江左陰受其賜再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居三載得告歸里積官至嘉議大夫公生於兵間長能自樹立好讀書為吏有能聲而又及從元裕之杜仲梁諸老游以

文雅飾吏事故其風流豈弟為世所稱屢任風憲之職能以片言折姦邪之萌軺車所至官吏皆敬憚不敢為惡既謝事閑居課子孫藝花種竹小車時往來飲酒自娱童顏蒼髩無衰老之態孰謂公遽以微疾不起耶公生於戊寅至元癸巳某月日卒於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侯氏先公三十年卒子男四人長曰迪吉次曰從吉次曰吕次曰璞將以五月庚申葬公於龍窩莊白馬山之原以夫人侯氏祔禮也迪吉等敘公之行

事涕泣再拜請銘於余余居吳興聞公名甚久及來濟南猶及一再見公於堂公既卒而不為之銘情若泊然遂不敢固辭而銘之銘曰

姜氏之原出於太公齊失其國散居於東萊水之陽爰有苗裔來之濟陽以避其地天相陰德乃生令人險阻艱難揚名立身吏事既敏又服軍旅人一已十允文且武討叛完城厥功居多誰謂儒生不能荷戈升諸公朝出守渤海龔遂之政尚友千載峩峩廌冠兩登憲臺巡

按四方姦宄為衰既老而閒以道出處優游卒歲五福備具蒼髯朱顏謂可百年胡為遽爾以疾終焉龍岡之原實維公宅茫茫來世尚視茲石

田氏賢母之碑

禮部主事田衍母李氏諱慶雲慶陽府合水縣人其先出唐薛王考諱無黨登金貞祐十一年進士第官京東道司農丞妣向氏母天資淑明無世俗兒女習司農府君以官事來汴京與監察御史田君同僚以母歸御史

之子郭德府君某御史室鴈門郡夫人楊治家嚴母事之盡禮未嘗違顔色壬辰之兵司農府君舉家走宋田氏崎嶇兵間北度河來洛居高年村兵火後家益單郭德府君從事於相性疎財不事生産母手織紝以儉約取給奉御史甘旨無乏二子曰復字師顔曰衍字師孟復既長從事河間府君自相就養母躬授衍書會朝廷分遣學士周砥簡汰儒籍母命衍肄科舉凡例一月試中得免編户府君卒河間母擕衍奔喪除服歸相而復

又卒於河間母痛之因得疾疾病抱衍謂曰人孰不畏死然死竟不可逃我所以忍死有言者欲令汝知吾心耳我年十六歸汝家事尊撫幼凡四世艱險靡不更李氏南矣起汝家者屬在復復又早卒吾二姓不泯於後責盡在汝汝勉之吾死且瞑衍既免喪徒步來京師折節為中書小吏再明年由刑部令史升御史臺中書省掾今為禮部主事師孟能自樹立為時名士母之力也嗚呼母誠賢矣哉始余至京師與師孟相聞一日遇諸

塗師孟前跽曰君非子昂乎余曰子為誰曰田衍也余曰子何自知為余曰衍聞諸鮮于伯幾趙子昂神情簡遠若神仙中人衍客京師數年未嘗見若人非君其誰遂相與莫逆至於今缺十年矣海内言善交者必曰田趙師孟以斯文屬余宜而余亦宜為斯文乃書本末刻石墓左用昭示於來世

先侍郎阡表

府君諱與訔字中父冑出宋太祖自秀安僖王五世而

至府君皆家吳興秀安僖王生崇憲靖王伯圭是為府君曾王父憲靖王生新興恭襄王師垂是為府君王父其世次歷官語在宋史恭襄王生通議府君諱希永仕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累贈通議大夫是為府君王考妣碩人鄭氏府君生而秀令弱冠以通議蔭補官初調饒州司戶參軍辟監海昌鹽場俄易黃姚運鹽辟兼浙西茶鹽司主管文字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除知蕭山縣以治最聞淳祐八年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五

月出通判臨安府十一月除軍器監主簿明年十一月
監三省樞密院門又明年正月遷太府寺丞兼大宗正
丞出知嘉興府治為諸郡最拜金部郎官兼右司特除
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未上改提舉浙西常平義倉茶
鹽公事寶祐元年升軍器監尋除直寶章閣兩浙西路
提點刑獄公事二月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九月兼主
管淮浙發運司公事十月知平江府二年差主管建康
府崇禧觀三年除將作監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

馬錢糧疏辭不報四年兼權知鎮江府除司農少卿五
年升太常卿六年除祕閣修撰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
興府景定元年五月除司農卿兼左司郎中復兼勅令
所删修官十二月除右文殿修撰兩浙計度轉運副使
二年四月升集英殿修撰尋進寶章閣待制知臨安府
浙西安撫使六月遷樞密都承旨後省疏駁免差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十月除江東轉運使賜金紫服十一
月兼總領淮西軍馬錢糧三年二月兼提領江淮茶鹽

所差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四年九月起知平江府兼提點浙西刑獄十一月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五年進顯謨閣待制召拜兩浙轉運使除權户部侍郎是歲十月理宗徂落度宗踐祚拜户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咸淳元年賜進士出身三月以疾卒於府治實廿三日也嗚呼痛哉遺表聞度宗震悼賜銀三百兩絹三百匹以斂贈銀青光禄大夫官自廸功郎至通奉大夫爵進歸安縣開國子府君生於嘉定癸酉十一月

八日享年五十有三娶李氏先十五年卒累贈碩人子男八人孟頔孟頎孟碩孟頌孟頖孟顥孟頫孟籲孟頔將仕佐郎杭州路儒學教授孟顥奉議大夫滄鹽使孟頫奉議大夫汾州知州孟籲承務郎同知南劍州餘皆嘗仕宋而頎頌已不幸死女十四人孟巽適沈昌言孟鼎適史周御孟兊適韓浩孟歸適陳好謙孟艮適翰林直學士張伯淳孟家適韓巽父孟比適印直傳孟益適南雄路總管印德傳孟萃適錢澄孟漸適錢誼孟豫適

沈光謙孟遇適施誼孟過孟旣未嫁而夭孫男廿四人孫女廿人曽孫男二人曽孫女一人府君卒之年葬湖州烏程縣澄靜鄉聶邨越十一年墓毁於盜至元庚辰改卜城南車葢山之原徙葬焉府君玉立長身眉目踈秀襟度灑落不藏怒蓄怨性好學躬布衣韋帶之行才任治劇而為政務豈弟所至皆有惠愛仕二十年先世園田乃更加損先友禮部侍郎東平劉公震孫誄之曰府君於時為循吏於朝為名卿於國為信厚公族世以

為知言府君沒十二年而宋歸於元又十一年當至元廿四年孟頫蒙恩名至闕下擢兵部郎中入直集賢出佐濟南府數年之間驅馳南北故於府君之行事本末不遑有所紀載元貞元年孟頫自濟南罷官歸里守先人丘壠以為終焉之計而又拜汾州之命恐遂失墜泯沒乃收泣書一二刻石墓下以示後昆大德元年十二月缺日不肖孤孟頫述

故嘉興縣主簿謝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天錫字純父姓謝氏其先吳興人四世祖自吳興來遊吳相吳中土田沃衍甲於浙右得任水之陽因卜居焉曾祖新祖允祥皆不仕考德明宋將仕郎府君天資重厚自其幼已如成人性至孝以親老未嘗離膝下天兵渡江用歸附功授將仕佐郎嘉興縣主簿嘉興當孔道地悕而民瘠方歸附初使者乘驛騎往來日無慮以十數科調繁興紛如蝟毛府君佐邑宰一以寬恤為事情愉色采民歡然供給無敢後者鞭朴一不施而

事集兵後田荒多蕪惡勉有力者墾闢以時使不至積
荒尉缺員府君兼攝尉事設方略治盜盜是用弭縣有
疑獄久不決府君廉得其實一日命取網罟羅積水中
得枯骸究乃得白民驚異以為神吏奸無所容因庾死
者衆府君具湯藥饘粥以給之多所全活邑民至今猶
以佛子稱之考滿上官咸薦其能而府君浩然有歸休
之志蕭然野服與父老相過墟曲中談桑麻舊故以為
笑樂無復仕進意大德五年夏忽嬰微疾起處飲食無

異平時至易簀氣雖微而神不亂撫其子斗元曰吾大期至矣遽脫然如蛻府君生於壬辰八月十九日卒於辛丑六月廿有四日享年七十夫人唐氏淑德儉行親黨所則勤勞婦功手自績紡相府君起家先府君卒數月已抱疾府君既卒之廿日夫人亦卒生於甲午九月廿九日卒於辛丑七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子男一人斗元也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户女二人長適王大有次適唐蘭孫孫男二人曰庭瑞曰庭芝孫女三人府

君居鄉以仁接下以禮與人交以信中外姻黨有貧乏者扶持賑恤無厭斁心晚年益勤約視先世畝畝有加焉然自處澹然未嘗有驕色人以是賢之大德癸卯三年之喪畢將卜宅以葬而斗元又卒至是其孫庭瑞卜以大德乙巳七月某日奉其祖考妣之柩葬任水南之乾山狀其行事以余往在吳中與府君有一日之雅來乞銘余猶記與府君相見時終日端坐無戲言情容盖悃悃信實人也而又安知銘府君墓石耶既辭不獲乃

敘其行事而銘之銘曰

任水之陽吉人斯宇吉人伊誰謝氏純父四世積善慶鍾其家既富而安不驕不奢乘時奮飛乃出而仕佐邑雖微可以行志民受其惠頌聲載馳吏畏其明奸不得施獄無餧囚野無廢田枯骨蒙仁𫎇伸其寃凡令佐邑孰如君者何必高位澤始及下既仕而歸野服蕭然康寧好德以終其天古謂五福身集有之伊人之生天實厚之任南乾山卜云其吉孝孫厝之考妣同室任水㴱

洑松柏蕭蕭刻銘貞石千載孔昭

故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户謝君墓誌銘

余既銘嘉興主簿謝府君之墓其孫庭瑞又泣而言曰先生幸哀庭瑞為祖考妣著銘墓石庭瑞不即死將以先考之柩同日祔祖考妣之域唯先生重哀之而惠以文余聞而深悲之忍不為銘君諱斗元字光國主簿府君之子也資英敏居家甚理素饒財而用朴儉自居不以富驕人好施與人有求之者輒乞不吝莫不滿意而

去以漕海勞績佩金符授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户俄而告閒畢力幹蠱主簿府君既謝事得以優游田里者以君能養志故也君事父母孝因輯古人孝感故實為一編鋟諸木墨本以施人欲使見聞者勸於為孝可謂厚之至矣大德辛丑主簿府君卒君服喪盡禮忽苦足疾不能大葬而遽不起君生於已未四月二十七日卒於大德癸卯九月二十二日春秋四十有五夫人朱氏子二人曰庭瑞曰庭芝庭瑞嫡也女三人庭瑞卜以大

德乙巳七月葬其祖考妣於任水之南而以君之柩祔禮也銘曰

凡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感之至神明所勞古之孝者布在方策孰能博求載籍而索維此謝君輯而成編錫類教人可不謂賢匪惟教之又躬履之棄官歸養朝娱夕嬉伊嗟若人宜天之祐胡啬其報而不克壽人莫不死父母同歸君則無憾人為之悲有子克家積善之慶刻我銘章以顯天定

有元故徵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泰來字復元姓王氏其先大名人宋三槐文正公之後五世祖諱逖太常少卿避靖康難徙家江南曾祖諱煥之右宣教郎幹辦諸司糧料院妣張氏祖諱雋卿承直郎泉州德化縣令妣印氏繼顧氏夏氏父諱奎風容韶亮好為神仙方術自號蟾谷真士嘗著蟾谷祛疑貫靈篇行於世初太常公家金陵後又徙嘉興之華亭故為華亭人蟾谷公在宋嘉定寶慶間屢有薦於朝者

一再徵不起一旦無疾卒先是一月徧告諸所與善者曰不踰月吾將順化矣至期日沐浴冠裳而卒人咸異焉妣張氏寔生公公蚤穎悟能邁先跡遂世其學訪大道若者欲奮不顧去人地遠邇意所領會雜能旁睨不名一行雖時日小數學必精詣始習舉子業由鄉舉貢太學既而曰是不足為棄去放浪江湖間跂足甚高神贍其辭所至人爭遮致之尚書陳公存參政文公及翁太常馮公去非皆為布衣交中書盧公鉞出帥江西延

致幕下師事之未幾又棄去歸故里閉門絶不與人事至元十五年冬世祖皇帝遣使中外廣延茂士於是浙西宣慰使游公首薦公公以疾辭明年春上再命御史中丞崔公趣徵上道又辭不起二十三年春侍御史程公鉅夫中書通事舍人特穆爾布哈奉旨顓名兩人其一人儒學提舉葉李遂與偕見上歡甚館於集賢院上時召見公必有意可否事公持正無轉辭引與坐深語薄夜半即御所饌食賜之命中使及衛士秉炬前導以

歸以為常歲中葉公拜尚書左丞將授公以官時與葉
公議語一不愜竟拂袖起曰無辱我於是力乞歸得告
翰林集賢諸老與時之焜焜於朝者咸賦詩餞之還居
錢唐自號月友處士二十九年春上命今丞相高公征
瓜洼遣使召公為輔行命下平章政事阿魯渾撒里公
為請以老病免貲好遊遇佳山水竟日終歲弗忍去風
雨之時寒暑之序日月啓明乎西東坤乾法象於崇庳
與萬物之飛潛動植呈妍摘詭發洩庚隱凡精神所及

一寫於詩濯去俗累皦皦然作不經人道語公蚤以詩
鳴寶祐開慶間有集行於時中書盧公為之叙引至是
衰益賦詠銘贊雜著得凡若干卷藏於家其遊情物表
發興天倪蓋世所不能羈者一時南北人士號稱知道
者皆執弟子禮性剛狷不為縛絏又不為喬宇嵬瑣之
行與人交稍有乖於義無親疏貴賤廣坐稠人間輒面
娓不少借狠很自臧一無所擬恁以故拓落於時而人
亦罕得傳其所學獨留江西時有周頑者宋丞相益國

公之裔躬拜公受學後竟不知所終里人至今相傳以為得仙云公平生少疾一日疾致滄熱心肩體煩食輒衰越翼日召其子一初曰由乎中者吾心之清明也濁明者乃其外也吾白道而幽躬者也吾之身天不能亡地不能藏顧未能視去爾累如脫躧耳以至於是吾疾病矣急為我備具時郡貳專焦侯來問疾尚相與校其所藴去未幾時輒具盥浴已索紙書偈曰耳眼口鼻俱是病根無出無入與天長存書畢輪左手指曰時可矣

語絶而逝時大暑三日而斂深衣幅巾色理柔潤照映如生公生於宋端平三年丙申二月七日至大元年戊申五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三娶何氏先公三十五年卒生男二人曰曉曰一初又徐氏生女三人孫男五人孫女二人公没之十有五日二子用公治命從乾毒道闔維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遺骨葬西湖茅家步積慶山之陽書乞銘孟頫從先生遊甚久頃仕杭三年無日不來雖極寒盛暑不廢相與談連日夜殆有意

引之於道蓋嘗竊聞緒言者也先生没非孟頫誰宜銘

銘曰

先民有言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若先生之於道蓋深知而未詰者也矯矯先生出處進退與道周旋動而無悔白首衡門逍遥卒歲人見其死不死者在嗚呼千歲之下積慶之山當有白鶴飛來還呼其子孫而語之猶旦莫之閒也

任叔寔墓誌銘

余十年前至杭故人大梁張君錫以上虞蘭穹山寺碑求余書讀一再過曰噫世固不乏人斯文也其可以今人少之哉君錫曰是四明任叔寔之文也余始聞叔寔夢寐思見之數年叔寔自四明來杭余始識叔寔顏貌朴野與余言甚契自是相與為友而宗陽杜宗師館之於宮教授弟子常數十人雖授徒以為食而文日大以肆近遠求文以刻碑碣者殆無日虛蓋叔寔之於文沉厚正大一以理為主不作庾語棘人喉舌而含蓄頓挫

使人讀之而有餘味余敬之愛之豈意其遽止於斯也
君諱士林字叔寔姓任氏其先蜀綿竹人少師希夷之
後八世祖來居慶元之奉化又再世而徙居埼山曽祖
秩然祖處恭父果德君幼穎秀六歲能屬文大父奇之
口授古文百餘篇經耳不忘父喪廬墓下讀書其中凡
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鄉子弟多從之學縣令丁君
招致之加禮廉訪完顏公深所敬慕俾經理文公書院
既落成有司以為然乃命教諭上虞蓋作蘭穹山記時

也後乃講道會稽授徒錢唐至大初中書左丞郝公以事至杭聞君文名舉之行省僅得湖州安定書院山長而長子耒疾久不差君念之鬱鬱不樂俄亦得嘔疾竟卒於杭州客舍有章句文集論語指要中易藏於家君生於癸丑八月戊申卒於至大已酉七月己亥年五十有七娶王氏子男三人長耒也不幸亦卒耜同女一人環娘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奉化松林鄉雷公山祖墓之域耜與君之弟子嚴陵方某拜余雲水之上涕

泣請銘其墓石余深悲叔寔之不幸既弔其子相鄉而哭尚忍辭為銘銘曰

嗚呼天之生叔寔既厚其才又博其學文鳴一時道淑後覺曽不見用粗展其畧阨窮坎壈一病不藥木折於山玉碎於璞行道之人亦為嗟若歸葬松鄉耒也同域文塚在茲過者必式

義士吳公墓銘

君諱森字君茂姓吳氏其先汝南人曽大父諱堅妣朱

氏大父諱寔仕宋為進義校尉水軍正將始寓建康之龍灣妣潘氏父諱澤承信郎移戍盱眙事淮東帥李公曽伯李公歸嘉禾遂與偕來樂武塘風土饒沃因定居焉妣沈氏李公移鎮沿海辟君承信郎制置使司准備差遣至元辛巳征東省右丞范文虎與承信府君在李公幕府有舊故舉君為管軍千户師還隷髙郵萬户府移屯揚州告閒得請澹然家居性雅素好禮而尚義喜怒不見於面無聲色之娱唯嗜古名畫購之千金不惜

延師教子捐腴田二頃建義塾以淑鄉里子弟刱佛宇以便雲水前後甃衢路數千百丈畧橋鑿井死施棺病施藥凡周急之事不問親踈樂與無倦人以厚德稱之至大庚戌廉訪司以名聞於朝表其門曰義士晚自號靜心益留意内典與二三髙僧為友疾病遺命家人毋厚斂毋過哀泣穜户逋米三千餘石悉免之臨終神識不撓從容而逝生淳祐庚戌六月癸亥卒皇慶癸丑五月己酉享年六十四初贅費氏早卒再贅陳氏男四人

漢英漢賢漢傑漢臣女四人孫男八人漢英等卜以九月丙午奉柩葬所居西北三里麟瑞鄉之原以余嘗與其父遊深知其為人不遠數千里書來京師求銘不可辭乃為銘曰

嗚呼孰有為善其後弗昌者乎觀義士之行事可謂積善者矣則子孫之蕃昌其可必也夫

松雪齋集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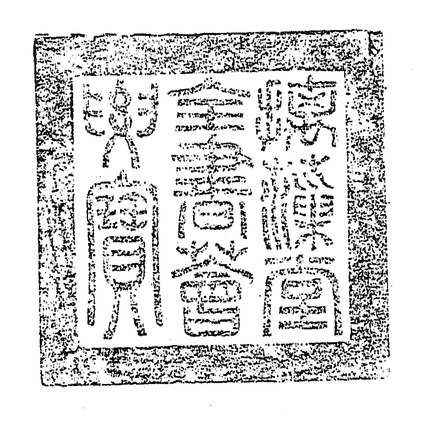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七八頁前三行楚實勒舊作曲室今改　十二頁前七行迪延舊作旦牙今改　前八行展巴舊作瞻八今改　十八頁後三行諤爾根薩里舊作阿魯渾薩里今改後倣此　後四行輝和爾舊作畏吾兒今改後倣此　後五行齊齊克額納納琳舊作乞赤也奴亦納里克哷固實和琳舊作可呂竭失怙林今並改　後六行阿勒台薩里舊作阿台薩里今改後倣此　後七行奇塔特薩里

舊作乞台薩里今改後倣此　後八行卓沁穆爾
格博廸沙舊作智全末利可吾坡地沙今改
十九頁前五行帕克巴舊作八思馬今改　後
四行托列舊作脫烈今改　後六行實勒們舊
作撒里蠻今改　二十一頁前一行僧格舊作相哥
今改後倣此　後四行燿珠舊作岳柱今改　後五
行玖珠舊作久著今改　後七行邁珠舊作買
住今改　二十二頁後六行伊遜舊作也速今改　後

七行布達舊作普達達哩舊作答里捫舊作麻安今並改　二十三頁後三行喀爾舊作康里今改後倣此　二十四頁前六行哈勒巴舊作海藍伯今改　前七行喀爾罕舊作王可汗今改　前八行雅克展舊作燕真今改　二十五頁前六行伊埒薩巴舊作野里審班薩里舊作徹里今並改　前八行旺扎勒舊作完澤今改後倣此　後八行實都舊作忻都納蘇羅丹舊

作納速剌丁摩哩舊作蔑理今並改後倣此　二十八頁前六行達爾罕舊作荅剌罕哈剌哈遜舊作哈剌哈孫今並改

卷八七頁後八行富察舊作蒲察今改　八頁前二行鄂囉舊作輿魯今改後倣此　前三行伊遜岱爾舊作也速荅今改後倣此　十一頁後六行哈必齊舊作哈必赤今改　二十五頁後五行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兒不花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范栩